

刺 諷 与 愛

著 堂 語 林

「。的能才的堂語林合適最是章文些這」

珠 珍 賽 —

行 印 局 書 強 自 海 上

賽珍珠序

我住在南京時，會經常極注意幾種新的在掙扎着的小雜誌，因為我關心我周圍的革命中國的動態。其中有一種英文的雜誌名叫中國評論週報。我每星期一頁一頁地讀着，因為這裏面有中國的青年智識分子在發表他們的思想與希望。他們用的是英文，一半是因為他們需要懂英文的讀者，又一半是因為他們中有幾個用英文寫起來還比較用中文容易一點。那時在這雜誌中開始新聞了一個欄題爲「小評論」，署名是一個叫做林語堂的人，關於這個人的名聲那時我從未聽得過。那一欄裏的文章是一貫的對於日常生活、政治或社會上的各種事物的新鮮、銳利、與確切的閒話。最使我欽佩的便是牠的無畏精神。在一個批評執政要人確有危險的時期，小評論却自由地直言之，我想那一定是由於藉此以表達他自己的意見的幽默與俏皮才能免遭所忌。這種俏皮——披着他人所不敢言的無畏，在不寬容時絕不寬容，對於中國的老百姓們，不論是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都一視同仁——不久便受了除我以外的許多讀者們的注意，而大家也便開始打聽了「這個林語堂是什麼人

從這時起就有許多外國讀者們都這樣的問着，到後來也知道了他是一個什麼人。他的作品說明了他這個人。但這本書則更能說明他的人。這裏收着的文章，也許是最適合林語堂的才能的，當然毫無問題，他是一個有才能的人。這些文章代表了他的思想的鋒芒直刺的特質，牠們都是他的才智的天賦的表現，有所指，果敢，透刺，發笑。

這種短而辛辣的文章，林語堂寫了有一年多，這一本書便是以這些過去與現在作的作品編集而成的。但並不是全部都在這裏，因為有一部份有時間性，現在已不適宜了。但這裏的一些文章，也已經足夠表現其多樣了，而林語堂所喜歡也便是多樣，雖然他對於一件事情發生很深的興趣時，他也能執着得很久很深。

我還有一件事情可以一說的。在一九三三年有一個晚上，我在林語堂家裏吃飯，那時是在上海。我們談起了以中國題材寫作的外國作家們，那時他突然說道：「我倒很想寫一本書，說我對於中國的實感。」

「你大可以做得。」我十分熱忱地答道。我早便盼望有一本中國人寫的這一類書了。林語堂寫成了那本書，那便是吾國與吾民。這本書以及其後的一本生活的藝術中的好多章節的基本來源，最

初便是在「小評論」一欄中的那些文章。在那二本書都還未寫成之前，我曾收集了這欄文章中的幾篇，寄到美國去投給亞細亞月刊。其中有一篇在那雜誌上發表了出來。那一篇便是收在這本書裏的「遺老」。

不久前林語堂曾在中國的陪都住了幾個月。他同着千萬的人民一同分了戰爭的慘痛經歷。但不管這些經驗是什麼，在這本書裏，林語堂依舊是林語堂，那些小評論，幽默，聰明，而無傷於他的誠摯。

內 容

賽珍珠序

- 一·英國人與中國人……………一
- 二·美國人……………一五
- 三·我愛美國的什麼……………二二
- 四·「無折我樹祀」……………三〇
- 五·上海頌……………四〇
- 六·予所欲……………四四
- 七·有不爲……………四九
- 八·看電影流淚……………五三
- 九·米老鼠……………五七
- 十·買鳥……………六二

- 十一・叩頭的柔軟體操價值.....七〇
- 十二・一個素食者的自白.....七五
- 十三・論裸體.....八〇
- 十四・我搬家的原因.....八五
- 十五・我怎樣過除夕.....九〇
- 十六・阿芳.....九六
- 十七・信念.....一〇一
- 十八・中國有臭虫嗎？.....一〇五
- 十九・我殺了一個人.....一〇九
- 二〇・車遊記.....一一四
- 二一・我喜歡同女子講話.....一二一
- 二二・家園之春.....一二五
- 二三・蕭伯納一席談.....一三三

二四·我的書室·····	一三六
二五·孔子在雨中歌唱·····	一四三
二六·挖金姑娘·····	一四八
二七·杭州的寺僧·····	一五二
二八·乞丐·····	一五七
二九·憶狗肉將軍·····	一六一
三〇·遺老·····	一六五
三一·萍涇浜與基本英語·····	一七〇



一·英國人與中國人

時至今日，一個人時常不免要想起白種人，因為近日歐洲的景象實在很足以挑動思潮。

我們不由要問歐洲為什麼會這樣地一團糟，因為在那裏人類的事情正弄到一團糟，所以人類一定有了過失了。我們不得不向自己問道：「歐洲人的心理上的限度到底怎樣，以致要在歐洲維持和平這樣困難？」歐洲人的心智結構的特點究竟是什麼。說起心智的結構，我並非指智能或純粹簡樸的思想，而是指一切對事物的心理反應。我決不會懷疑到歐洲人種的智能。可是可嘆的一點是：智慧跟人事情很少關係，因為人事多數是受我們的動物熱情所支配。人類的歷史並非人類理智的聰敏指導下

的產物，而是由情感的力量所形成——這種力量包括我們的夢想，我們的傲慢，我們的貪婪，我們的畏懼，以及我們的復仇慾望。歐洲仍舊不是給智慧所統治，而是給動物的恐懼和復仇熱情所支配。歐洲的進步並不是由於白種人思想的結果，而是由於他的缺乏思想。今日如果有一個至高的人類智慧安置在歐洲的首腦，由他領導她的整個命運，歐洲決不會像現在那樣。現在的歐洲不是由一個至高的人類智慧所統治，而是由三個有大而有力的下顎的人所統治——墨索里尼，希特勒，以及史丹林。

這不是僅僅一件意外事情。有些人的面孔像三角形，三角形闊的一面生在下面（獨裁者和實行的），而有些人的面孔却像顛倒的三角形（有智慧的人和思想家，例如羅素）。智慧的人和實行的人是屬於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的。德國民族能夠宣誓效忠於「上帝和希特勒」，可是，如果一個英國的納粹黨要宣誓效忠於「上帝和羅素」，羅素一定要慚愧得無地自容。歐洲要是一直給這三個有闊大而有力的下顎的人統治，要是她樂於給有闊大有力的下顎的人統治，歐洲一定要繼續依照她目前的發展路線下去，向着她現在所向着的深淵前進。

每一個民族都有夢想，而且多少完全按照她的夢想而活動。人類的歷史是我們的理想和現實

衝突的結果，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調整便決定了那一個民族的特殊發展。蘇聯是俄國人的夢想能力的結果；法蘭西共和國是法國人對於抽象觀念的熱情的結果；不列顛帝國是英國人的特殊健全常識和他們完全不受邏輯推論的拘束的結果。德國的納粹政權是德國人酷愛共同條線和集體行動的結果。

我論及英國人的性格因為我認爲我瞭解英國比較其他國家好些。我覺得英國人的精神跟中國人的較爲近似，因爲兩個民族都是現實主義和常識的崇拜者。英國人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甚至他們的說話方式，有許多相同之點。兩國人民都極不信任邏輯，對於太完美的辯論極度懷疑。我們相信當一種論辯太合邏輯時，牠不會真實的。兩國的人都有做事恰到好處的天賦而無須舉用。所以要使牠們的原因。一切英國人都愛一個說謊說得好的人，中國人也是如此。我們隨便用什麼名字叫一件東西，只不願用牠的本來的名字。當然，不同之點也有許多（例如，中國人比較富於情感）而且中國人和英國人有時也會互相觸怒，可是我是發掘到我們的民族性的根源裏的。

讓我們分析英國人性格的力量吧，看看英國這個民族的光榮歷史怎樣從這種性格興起的。

我們都曉得英格蘭不獨有一段光榮的歷史，而且是一段驚人的歷史。英國常常慣於做一件事情，一點沒有錯，可是稱牠的名字却錯了。例如現在，她把英國的民主政體叫做君主政體。因為這個緣故，要領略英國偉大的性質是很困難的。英國民族已經給人誤解，要一個中國人才能正確地瞭解英國人的民族性。英國人會被人非難為虛偽，矛盾，有「糊塗混過」的天才，却顯然缺乏邏輯。我要為英國人的矛盾和英國人的常識辯護。非難英國人為矛盾實在沒有道理，完全是由於對於英國人的性格缺乏真正的理解和領略所致。我想，以一個中國人的地位，我能夠瞭解英國人的性格，比英國人瞭解自己更好些。

在這裏我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點真正領略英國的偉大之處的觀點。爲了要領略英國，我們必須對邏輯有一種輕蔑心理。這一切對英國人的誤解，是由於對思想的真正功能的謬誤見解所致。常常有一種危險，我們要把抽象的思想認為人類心性的最高功能，認為牠的價值超過了簡單的常識。民族的第一種功能，正如動物那樣，便是要懂得怎樣生活，除非你學會怎樣生活以及使你自己跟變化的環境適應，你的一切思想都虛廢了，而且是人類腦子的正常功能的敗壞罷了。

我們都有一種曲解，認為人類的腦子是一個思想的器官。沒有一件東西比較這更遠離真理了。

這個見解我認爲在生物學方面是錯誤而且不健全的。巴爾福男爵說得好：「人類的腦子正如豚鼻那樣是用以找尋食物的。」總之，人類的腦子不過是一段擴大的脊髓骨罷了，牠的第一種功能便是用來感覺危險和保全生命罷了。我們沒有成爲會思想的人以前，不過是一些動物。這種所謂邏輯推理能力，不過是動物世界中的一種發展得很遲的東西，甚至在現在牠仍舊很不完全。人類不過是一種一半靠思想一半靠感覺的動物。這種幫助一個人去獲得食物和生活下去的思想是一種較高的，而不是較低的思想，因爲這一類思想常常比較健全。這一類的思想通常便叫做常識。

行動而沒有思想也許是愚蠢的，可是行動而沒有常識却常常會結果悲慘。一個具有健全常識的民族並不是一個不會思想的民族，而是一個把牠的思想歸納到生活的本能那裏使牠們和諧相處的民族。而是一個把牠的思想歸納到生活的本能那裏使牠們和諧相處的民族。這一類的思想從生活的本能方面獲益，可是永不會跟牠相反。思想過度會使人類趨於毀滅。

英國人也思想，可是從來不讓他們在自己的思想和邏輯的抽象東西裏迷惑起來。那便是英國人心性的偉大之處。英國能夠在最適當時候做出最適當的事情，便是這個緣故。英國能夠加入適當的一方，參加適當的戰爭，也是這個緣故。她常常參加適當的戰爭，然而常常舉出不對的參加理由。那

便是英國的驚人力量和生活力。我們也許可以叫牠做「糊塗混過去」矛盾，以及虛偽。歸根到底却
是那健全的英國人的常識和一種頭腦健全的生活的本能。

換一句話，正如各個人那樣，各民族的第一條定律便是自存律，一個民族越能夠使牠自己跟
變化的環境適應，不管有沒有邏輯，牠的生活本能便也越加健全。西塞羅說過：「不矛盾是缺小心性
的美德。」英國人的具有矛盾之點，只是表示英國偉大的標識。

例如，拿這個令人驚異的大不列顛帝國來說吧，牠現在仍舊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帝國。英國的人
民怎樣把牠建立的呢？便是由於完全沒有邏輯的推理所致。你也許可以說，大不列顛帝國的基礎是：
英國人的運動精神。英國人的耐久力，英國人的胆量，以及英國的法官的廉潔。這一切都是真的，可是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大不列顛帝國的偉大是基於英國人缺乏腦筋作用這一點。缺乏腦筋作用，
或腦筋作用不充足，便產生了道德上的力量。大不列顛帝國存在着，因為英國人很相信他自己和他
自己的優越。

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出去爭服世界，除非她很確定自己的「開化」的使命。然而，當你開始想到

和看到別一個民族的一些東西，或是別一個人和他的習慣時，你的道德信仰便離開你了。同時你的帝國也覆亡了。大不列顛帝國一直到今日還能夠屹立的緣故，因為英國人仍然相信他的方法才是確實無謬的方法，又因為他不能夠從容任何跟他的標準不合的人。

所以大不列顛帝國本身是基於一個完全不合邏輯的計劃。牠的基礎實在是遠在伊利莎伯女王時，跟西班牙帝國的極度奮鬥時的海盜時代所奠定的。可是，當海盜對於大不列顛帝國的擴展是必需的，英國竟能產生充足的海盜來應付局勢，她並且對海盜稱頌起來。其後，當工業革命需要殖民地的市場時，她又發展一種建立殖民地的本能，在牠的開化勢力方面，又有另一種驚人的發現，不久一個英國詩人吉百齡（Rudyard Kipling）發現了白種人的負擔，那種白種人的負擔的感覺以及英國的開化勢幫助英國人繼續幹下去，沒有別的東西能夠這樣。當然沒有別的東西能夠比這一切更可笑了，可是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表現出對於生活更為健全的本能。

然而，如果你以為這只是愚癡，而且除了是一種不好的美德外不算得什麼，那麼想想這件事的另一面吧。大不列顛帝國的發展無疑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空前創舉，這樣的一個帝國，無疑不能僅僅因為沒有邏輯便能團結起來。無論在任何別的民族的手裏，那大不列顛帝國一定會尾大不掉便

備覆了。因為這個把一個從澳洲到加拿大這極大的帝國團結起來的難題，就是最能幹的政治家，也要感到力不勝任。只有英國人的心智才能解決牠，他們解決的辦法便是發明了這個大不列顛聯邦政制。這個大不列顛聯邦政制實際上等於一個國聯，不同的一點便是這個國聯是真正有效力的。英國人民說不定沒有自覺到這是一個國聯，因為他們慣於做了一件事而不知道牠是什麼。我不知道英國人怎樣發現這個公式，可是他們並不是發現牠，而是由於他們的純粹常識以及和現實調整的而能力無意中發現了牠的。

或是拿英國的語文來說說吧。英語在今日可以算得是最近似一種國際語的語文了。英國人怎麼會這樣的呢？這也許是由於邏輯的可笑的缺乏，由於英國人的那種純然的倔強性格不肯說他種語言。一個中國人在英國時便說英語，在法國時便說法語，在德國時便說德語。可是一個英國人無論到那裏只說英語。英國人有一句格言：

當你在羅馬旅行，

要像在家時那樣做事情。

這是我用英語寫的唯一詩句。

這是一件最不合邏輯的事情，可是結果卻又變成了最正確的事情，現在英語無異地已成爲國際語了。

在英國的民族生活的各點盡皆如是。她的英國國教是一種神學上的反常東西，從神學方面說，牠是一盤英國醬汁和羅馬羊肉合煮的菜，一種沒有教皇的天主教神學理論，僅僅是亨利八世和伊利莎伯女王的政治意識的表現而已。牠是荒誕可笑的，不合邏輯的，時至今日牠是無可救藥地陳腐了，可是幾年前英國國會仍舊拒絕把牠的祈禱書修改呢。這是英國的妥協精神的最高證例。可是牠却是一種有效力的教會，能夠維持生命到今日。

英國的憲法又是另一件英國的凌雜物的傑作，然而，不管牠是一件凌雜物，牠對英國人民却保證他們的公民權利。

英國的大學又是另一個許多學院的奇異混雜物的例子，沒有韻律，沒有理由。牛津大學有三十個學院，沒有人能夠說出爲什麼一定是三十而不是二十九的原因，然而牛津大學始終是世界上最真正的一個學府。

英國的政體的本身便是一件矛盾的東西，名義上是君主政體，實際上却是民主政體，可是不知

怎的英國人並不覺得其中有什麼衝突英國人一面對他們的國王表示忠愛可是跟着便假乎他們的國會去規定王室的費用。將來總有一天英國會變成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英王仍舊高踞寶座上，由一個極度死硬派的保守黨內閣來領導。現在英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對貴族們的田地和房產課以重稅——並不用社會主義這個名稱來稱呼牠——在短期間英國也許會成為勞工政府，可是人們會覺得過程是這樣地溫和順適，一點不會有劇烈的動盪。我很相信英國的民主政體基礎是不會動搖的。

所以英國人就是這樣地帶了他的洋傘走過去（他並不覺得帶洋傘是可羞的），他除了自己的言語之外不肯說他種言語，在非洲森林中還要緊裹襪，在非洲沙漠中渡聖誕節夜。因為沒有聖誕樹和梅子布丁，便責怪他們「僕歐」他是這樣地自信，這樣地相信自己是對的，而且這樣地合適。當他不是呆若木雞的時候，他難免要有話可說，有所舉動和姿態。一個英國人即使在打噴嚏時，你也能夠預料他要有什麼舉動的。他會拉出手帕——因為他常常帶一條手帕的——喃喃埋怨風寒氣味。而且你能夠猜得出他的心中正在想着一杯牛肉汁以及回家用熱水洗一次腳，這一切準確得有如太陽第二天早晨要從東方出來那樣。可是你不能使他惱亂。他那種興沖沖的樣子雖然並不十分